



陳 堅

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

哲 學博士，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，宗教學教研室主任，宗教學專業博士生導師。山東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，山東湛山佛學院教授。主要從事佛教、宗教學、中西宗教比較和中國哲學方面的研究和教學工作。佛教專著有《煩惱即菩提——天臺宗「性惡」思想研究》、《無明即法性——天臺宗止觀思想研究》、《「心悟轉法華」——智者大師「法華詮釋學」研究》、《無分別的分別——比較宗教學視野下的佛教》等，發表佛教學術論文三百多篇。

都說「眼睛是心靈的窗戶，語言乃文化之結晶」，這個一點都不假。就「語言乃文化之結晶」而言，佛教傳入中國後，佛教文化對中國語言——也就是漢語——的深刻影響，就是其中最好的例證。中國佛教協會已故會長趙樸初先生（一九〇七—二〇〇〇）曾說：「現在許多人雖然否定佛教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，可是他一張嘴說話其實就包含著佛教成分。語言是一種最普通最直接的文化吧！我們日常流行的許多用語，如世界、如實、實際、平等、現行、剎那、清規戒律、相對、絕對等等都來自佛教語彙。如果真要徹底摒棄佛教文化的話，恐怕他們連話都說不周全了。」^①

最近網上有一篇題為〈假如沒有佛教，中國人還能愉快的聊天不？〉的文章，簡直就可以看作是對趙樸老這個觀點的生動演繹和徹底坐實，因為它以作為語言最真實表現形態的日常「聊天」為視角，來談佛教對中國語言的影響，我實在不忍割愛，「損之又損」還是引了很長，其中就有提到趙樸老「曾組織人編過一本《俗語佛源》，可惜的是還沒編完，趙老就去世了」。如你已經讀過此文，那就直接跳過；若沒有讀過，那不妨讀一讀，如

註解：

① 趙樸初：〈要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——與幾位青年朋友的一次談話〉，載《法音》一九八六年第二期，頁。

下：

佛教與聊天，看似兩個毫不相干的話題，怎麼今天就湊在一起說了？

對，沒錯，就是這個題目。

倘若你對中國文化史稍有了解，尤其是對中國漢語語言的源流稍有留意，就會曉得這兩者之間密不可分、妙不可言的深切關聯。

有本書叫《佛教征服中國》，是上個世紀荷蘭學者許理和（Erik Zürcher）專門研究佛教傳入中國歷程的經典之作（目前很難買到原版書，我最近花了二百塊才在舊書網買到）。通過這個書名即可知道，佛教傳入中國後，對中國的文學、建築、科技、藝術、語言等各領域都產生了驚人的影響。作者以外國學者冷靜客觀的視角進行觀察後，心中感慨萬分，落筆之時，不得不用到「征服」一詞。

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，其方面之多，範圍之廣，程度之深，實在是其他任何宗教都不可比擬的。只不過如果沒人專門點出，恐怕始終是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。

到如今，讓一般人能夠深切感受到的，語言這方面應該算是一個典型。這影響到底有多大？我若說假如沒有佛教，中國人幾乎都不知道怎麼開口說話了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信了。

來，我給大家舉幾個例子——

1. 愛情：這個詞兒誰敢說陌生？幾乎整個地球充斥著這兩個字的陰魂。沒辦法，誰讓這個詞兒關係著地球人這個物種之繁衍呢？你一定想不到，這個詞來源於佛教。古代「愛」與「情」每個字就是一個詞，各有其單獨且完整的意義，而兩字連用成為一個詞，則最先見於古代某佛教大師所作《維摩詰經》變文的一個敦煌文獻，原文如下：「為凡夫，聲色媚，虛變攀援逐矯偽，萬種歌中悅愛情，三春境上迷真性。」這裡的愛情還不是現在語彙中的意思，而是指一切狀況下人對人或物的喜愛、愛惜的感情。後世《五燈會元》等佛教書又常引用此詞，以致一直延用至今。現代漢語承用了這個詞，但詞義卻縮小到專指男女之間互相愛慕的感情了。

2. 表白：這個詞也是源自佛教，本義是指佛教儀式中啟口、唱導的過程。去過寺院的人肯定有印象，每日午齋畢，僧值師手擎一張紅紙表堂，唱（或者念）道：「敬白大眾……」這就是最原始的「表白」。「表」和「白」本是不同意義，後來延用至今，成為生活中常用的固定詞組，詞義也大大變化了，成為了「述說、說明」之意，當然也包括男女之間申明感情的一個用詞，甚至在現代人的腦子裡，看到這個詞首先想到的便是誰和誰表白了……

不單這兩個詞，「愛心」、「愛染」、「愛護」、「愛河」、「愛憎」、「恩愛」、「性欲」、「表示」等都源於佛教，就不一一詳說了。

看看吧，假如沒有佛教，中國人都不能愉快地談戀愛了！

3. 食欲：佛教中本意為貪吃美味的欲望，為四欲之一。（四欲為情欲、色欲、食欲、淫欲。）《法苑珠林》中說：「食欲：欲界眾生多於美味、飯食起貪欲，謂之食欲……」到中古時期，這個詞的詞義就已經轉變為人對食物的基本攝取要求了，現代漢語詞義與中古時期同。

4. 食堂：這詞也是最先見於佛典，《佛國記》云：「入食堂時，威儀齊肅，次第而坐。」本是指僧眾集體進餐的地方，現代詞義當然不局限於此。

另外，「牛奶」、「酥油」、「家常茶飯」、「芭蕉」等都源自佛教。

由此看來，假如沒有佛教，饕客們都不能愉快地聊天啦！

5. 觀念：也是源自佛教。「觀」和「念」本是兩個獨立的詞。在古代，兩詞連用其實是一種動詞用法，是特指佛教中對某事物或義理，一面觀察，一面思惟的狀態。大家一定記得善導大師的一部著作——《觀念法門》，這裡的「觀念」即是此意。而現代漢語中，這詞已變成了一個名詞，是指人們對事物或義理在頭腦中的固定認識。

6. 功課：這詞本意是指佛教修行的課目，如早課、晚課等。《六祖壇經》中云：「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，何異毛（mào）牛愛尾？」現代意思顯然早已改變原意了，泛指學生學習的功課。

另外，「精進」、「摸索」、「講演」、「人才」、「導師」、「開題」、「講義」、「講座」、「恍然大悟」、「記憶」等這些詞兒也都源於佛教。

看起來，假如沒有佛教，中國人都沒法愉快地學習了！

7. 剎那：佛教傳入中國前根本沒有這個詞，是梵語音譯過來的。所以毫無疑問是源自佛教的。佛經中說：「一念中有九十剎那，一剎那中有九百生滅」。看來這個詞原義並不是象徵性的對時間描述說法，而是有極其精確的定量時間單位。

8. 從今以後：最初源自禪宗語錄《祖堂集》中：「從今以後，第一不得行此事……」本意是從今天到以後，現在則泛代為以後的時光。

和時間有關的詞還有：「從古至今」、「從前」、「經年累月」、「來世」、「互古」、「電光石火」、「電影」（本意是閃電之光，喻指虛幻無實，稍現即逝，現在早變成了別意）、「等候」等等，都源自佛教。

假如沒有佛教，中國人都沒法指代某一個時間了，那可真是徹底沒法愉快地聊天了。

對於咱念佛人來說，耳熟能詳的《往生禮讚》和「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」，其中的「禮讚」、「曠劫」本都是佛教用語，現在都被賦予了其他含義了。

類似這樣源自佛教用語，卻同時被中國人每天高頻度運用的詞彙，還有很多很多，不勝枚舉！

佛教中使用的很多詞語，原本都是充滿著濃重的宗教色彩的佛教專門用語，然而隨著佛教在民間的廣泛普及和流布，宗教色彩逐漸被弱化、淡化，相當數量的專門術語早已融入了我們的日常社交和語言表達中，失去了原有的宗教含義，演化出與現代生活相關的意義。只是絕大多數人，即使是佛教徒，都很可能不知道其發展演變的過程，只知其現代意義和用法。

以前趙樸初前輩就十分重視這樣的佛教文化普及工作，曾組織人編過一本《俗語佛源》，可惜的是還沒編完，趙老就去世了……

想來，也只有佛教可以如此深廣、久遠地影響中國。人類的語言，其中的某些詞彙能否流傳延用，首先取決於它的生命力，換言之，即是取決於有沒有人使用它、有多少人使用它、在多長時間內使用它。假如一個詞彙無人用了，也就等於死了，絕對不可能傳到後世……而古代的佛教，用章太炎先生來說：「佛教的理論，使上智人不能不信；佛教的戒

律，使下愚人不能不信。」而源自佛教的深刻、精準、生動、傳神的詞彙，更令社會上層之士大夫喜引佛語寫詩作文，甚至寫進傳世著作；同時可以令下層不識一字的百姓們在日常生活中喜用、樂用，廣泛傳播。曾經的佛教專用詞彙，通上徹下，超越時間空間，成為了全社會共用的詞匯——不僅共用，而且長用，不僅長用，而且在用的過程中深入國人的骨髓，塑造著國人的性格。……

假如中國沒有佛教，假如中國沒有這麼多生動傳神的詞彙，假如國人還在使用文言文讀書，假如學習只是社會極少數人的專利，你真覺得中國人還能愉快地聊天嗎？^②

無論是這篇文章還是趙樸老的觀點，實際上都是在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，即我們中國現代漢語中的詞彙，也就是我們平時書寫說話聊天中所使用的詞彙，絕大多數都是來源於佛教或多少與佛教有些關係，也就是說，它們原本其實都是佛教詞彙，後來才慢慢地演變成了我們日常所用的普通詞彙，儘管其中有些詞的詞義可能有所變化，甚至發生很大的變化，但詞依舊還是那個詞，比如「愛情」這個詞，再比如「觀念」這個詞，不一而足。

註解：

② 宗道法師，〈假如沒有佛教，中國人還能愉快的聊天不？〉，網易學佛，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六日，<http://foxue.163.com/16/1026/22/C4B98AQ103240M11.html>。

我們這裡不想去關注詞義演化的問題，因為這是語言學上的事。我想說的是，在中國文化史上，佛教詞彙之所以會演變成日常詞彙，這與中國佛教的存在方式和表現形態直接有關。

一言以蔽之，即佛教在中國其實自古以來就是「人間佛教」，因為，佛教只有深入人間成為「人間佛教」，佛教中的語言才能出於種種因緣，慢慢地演變成為人間普通人所使用的日常語言，若非如此，也就是說，佛教如果與人間隔絕，佛教如果不與人間相互融和，佛教語言怎麼可能成為日常語言呢？這就像現在的很多網絡用語，比如「麼麼噠」、「不明覺厲」、「藍瘦香菇」、「OUT」、「MM」等，原本都是在網絡上使用的，因為網絡、網絡的使用以及使用網絡的人，莫不都是在人間的或與人間高度融和的，所以這些個網絡用語後來也就慢慢地走出網絡進入人間，成為人們日常交談中的話語，亦即從網絡語言變成了日常語言。

佛教語言變成日常語言「亦復如是」，只是如同上述所引網文中所說的，只是絕大多數人，即使是佛教徒，都很可能不知道其發展演變的過程，只知其現代意義和用法」。實際上，「絕大多數人，即使是佛教徒」，不但不知道佛教語言是如何演變成日常語言的，更不知道這個演變過程還是「人間佛教」發展的直接結果，或者乾脆說，我們現代漢語中

的很多詞語，實際上也可以說絕大部分詞語，都是「人間佛教」的產物。

正因如此，所以星雲大師在其新著《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》第四章專列一節（第六節）討論「人間佛教的語言文字」，其中有曰：「人間佛教的發展，光是在語言文字上，對中華文化的貢獻，可以說無與倫比。假如沒有佛教詞句，中國人的講話，必定不夠表情達意；如果沒有佛教的語言文字，中國的文史哲學，就沒有辦法形容得那麼淋漓盡致。所以胡適之推崇中國禪門的語錄，視為近代白話文的濫觴，白話文運動亦受到禪宗語錄的影響。」^③

任何一個讀過禪宗語錄（也叫「燈錄」）的人都知道，禪宗語錄乃是遠離「之乎者也」非常口語化的白話文，儘管它還不是現代語文那樣的完全白話，不過，始自唐代的禪宗語錄完全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白話文運動的巔峰，而且按照胡適先生（一八九一—一九六二）的看法，也是「近代白話文的濫觴」，當然這是往後看的結論；若往前看，那麼遠在禪宗語錄產生之前佛教初傳中國的時候，中國佛教的白話文運動就開始了，甚至我

註解：

③ 星雲大師：《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》，人民出版社、宗教文化出版社，二〇一六年八月版，頁16。

們這樣說也不為過，那就是佛教傳入中國之日幾乎就是佛教白話產生之時，因此，若往深處探究，佛教對中國人的影響還不僅僅是幾個詞。要知道，中國最早白話文學等就是在佛教廣泛傳播的推動下產生的。換句話說，假如沒有佛教，中國人普遍運用白話的進程不知道還要推遲多長時間呢！

對此，歷史學家柏楊在《中國人史綱》中有一段精闢的論述：

因為譯經的緣故，佛教對中國文化，有劃時代的影響，中國不但吸收新思想——士大夫仍然在清談，但已改變了內容，從前是談老莊，現在則談佛。而且迫使中國的方塊漢字，第一次暴露出它的缺點：字彙貧乏和音節單調，梵文表達出來的很多事物，包括思想和意境，漢文往往不能表達。於是大量新創的字彙產生，如『菩提』、『涅槃』、『剎那』之類，純是梵文的音譯，為漢文注入新的血液。因譯經而創造出的新文體，即半文言半白話的混合體，對中國文學更是一個很大的衝擊，使得六世紀之後，白話文終於脫離文言文而單獨出現。若干高僧不能書寫，只能口述，一些沒受過官僚專用的文言文訓練的門徒，將他們的談論，用樸實的文體記載下來，遂成為一種格言式的『語錄體』。這種語錄體以後被儒家學派廣泛採用，它的妙處是，只需要片段的言語就可造成一個學者，不必辛苦地去

建立思想的和邏輯的謹嚴體系。在言語上，中國人受方塊漢字的局限，不能向多音節發展，而單音節必然地產生大量的同音字，大量同音字的漢字，只宜於用來書寫，不適合用來宣讀，而佛經是需要向聽眾宣讀的。形勢促使他們改用白話文外，又必須在音調上補救……那位為保衛士大夫第而戰的沈約和他的朋友，根據梵語的啟示，為中國的的方塊漢字，定出四聲——平上去入，中國言語在音調上遂比以前豐富。^④

這裡提到的沈約（四四一—五一三），乃是南朝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，他除了《晉書》、《宋書》等史學作品外，還依據佛經梵語撰有為漢字「定出四聲」的《四聲譜》。這個深受佛教影響而由沈約所創設的漢字「四聲」，乃是漢語白話文最為重要的表徵之一。

綜上所說，尤其是綜合胡適、柏楊（一九二〇—二〇〇八）和星雲大師三人的觀點，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佛教在中國乃是與漢語白話文一起成長的「雙胞胎」，兩者互為表裡，相互緣起，相互支持，互為彼此發展的「增上緣」，這是佛教人間化亦即「人間佛

註解：

④ 《假如沒有佛教，中國人還能愉快的聊天不？》，<http://foxue.163.com/16/1026/22/C4B98AQ103240M11.html>，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六日。

教」在中國的重要表現之一，因為與呆在書房裡充滿學究氣的「陽春白雪」文言文相比，彌漫於民間並深入草根社會的「下里巴人」白話文顯然更有「人間氣味」。正因如此，佛教傳入中國後，便要儘量創造白話文或以白話文來表達和言說，唯其如此，佛教才能廣泛地傳播於人間，否則就只能束之高閣的「高頭講章」。我們不妨以大家所熟悉的通行本《金剛經》（鳩摩羅什譯）為例來稍作說明。

《金剛經》乃是東晉十六國姚秦時期的譯作，從文化上來講，那是屬魏晉時期。我們都知道，魏晉時期，中國的世俗文化，哲學上是談有說無的玄學，玄學家如王弼（二二六—二四九）、郭象（二五二—三一三）者流，他們的著作，一般的人就別想看懂，就是不一般的人也看不太懂，雲山霧罩的；而在文學上，那時流行寫辭賦，如郭璞（二七六—三二四）的《江賦》，其第一段是這樣的，曰：

咨五才之並用，寔水德之靈長。惟岷山之導江，初發源乎濫觴。聿經始於洛沫，攏萬川乎巴梁。沖巫峽以迅激，躋江津而起漲。極泓量而海運，狀滔天以淼茫。總括漢泗，兼包淮湘。併吞沅澧，汲引沮漳。源二分於岨崕，流九派乎潯陽。鼓洪濤於赤岸，淪餘波乎柴桑。網絡群流，商摧涓澮表神委于江都，混流宗而東會。注五湖以漫漭，灌三江而瀚沛。高汗六州之域，經營炎景之外。所以作限於華

裔，壯天地之嶮介。呼吸萬里，吐納靈潮。自然往復，或夕或朝。激逸勢以前驅，乃鼓怒而作濤。峨嵋為泉陽之揭，玉壘作東別之標。衡霍磊落以連鎮，巫廬嵬崛而比嶠。協靈通氣，瀆薄相陶。流風蒸雷，騰虹揚霄。出信陽而長邁，綜大壑與沃焦。

這樣的文本，辭藻華麗，美則美矣，但亦非一般人所能讀或所喜歡讀，然而，你看《金剛經》，從頭至尾，它的表達都已經高度白話化了，實在堪比「五四」時候的那些白話小說。我們看不懂《金剛經》，不是因為它不夠白話，而是因為其中的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、「涅槃」、「阿蘭那」等等這些概念我們看不懂，以及像「世界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」等特殊命題不知所云，這就像我們外人看不懂現在的物理學著作，不是因為它不夠白話，而是因為其中的物理學概念和物理學公式我們看不懂。我們都知道，印度佛教，原本大都是像詩歌一樣的偈語，四句一偈，四句一偈，是為「四句偈」。後來翻譯成中文，就變成了散文化的表達。散文化的表達再加上白話的形式，那就十分通俗了，大家不妨看《金剛經》第一品〈法會因由分〉，曰：

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世

尊，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

煩請大家再讀一下魯迅先生一九一八年寫的小說《狂人日記》開頭第一段，曰：

某君昆仲，今隱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學時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漸闕。日前偶聞其一大病；適歸故鄉，迂道往訪，則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勞君遠道來視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補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記二冊，謂可見當日病狀，不妨獻諸舊友。持歸閱一過，知所患蓋「迫害狂」之類。語頗錯雜無倫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體不一，知非一時所書。間亦有略具聯絡者，今撮錄一篇，以供醫家研究。記中語誤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雖皆村人，不為世間所知，無關大體，然亦悉易去。至於書名，則本人愈後所題，不復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識。

你們覺得《金剛經》與《狂人日記》中的這兩段話，哪一個更加白話？半斤八兩差不多吧。然而你要知道，《金剛經》可是比《狂人日記》要早一千五百多年哪！在那麼早的時期，也就是魏晉時期，就有如此程度的白話，豈非咄咄怪事？說怪也怪，說不怪也不怪。魏

晉時期之所以會出現「白話化」的《金剛經》，乃是因為佛教傳入中國，一開始就是一心一意想在社會大眾中傳播，而不是自己關起門來「閉門造車」走菁英文化的文言文之路。

仔細分析起來，《金剛經》的「白話化」表現在三個方面，一是最大限度地用當時可能的白話來翻譯和表達；二是，我們都知道，梵語版的《金剛經》乃是詩偈形式，這詩偈也是屬菁英文化，不太適合普通民眾的口味，所以，鳩摩羅什在翻譯的時候，就採取意譯的方式將其思想作散文化的表達（這在佛經中叫「長行」）；三是，《金剛經》最初並沒有被分為現在所見的三十二分，而後來之所以被分為三十二分，同樣也是為了適合普通民眾的需要。因為六千多字的《金剛經》，要是不分章節地一貫到底，讀起來就有點費神。現在好了，將其分成三十二分（也就是三十二節），非常有利於閱讀，而且這三十二分有的長，有的短，隨意而閒適，就像夏天的傍晚三十二個人隨意地坐在一個庭院裡搖扇乘涼，不強求一律，頗有生活氣息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《金剛經》這本在中國佛教中最為有名的佛典，即使不從思想內容上看，單是其白話表達形式，就具有明顯的「人間佛教」特徵。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，《金剛經》的語言風格實際上就是魏晉時期「人間佛教」的風格。

《金剛經》以及佛教內部語言表達的白話化，這還只是「人間佛教」的一個側面。「人間佛教」更為重要的語言學向度，還是佛學語言的社會化和生活化。比如「觀音」這

個詞，乃是中國佛教最具代表性的語詞之一，不過它早已溢出了佛教的範圍而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，比如大家都知道的，茶葉中有「鐵觀音」，植物中有「滴水觀音」（常作盆景觀賞植物），普陀山還出產一種叫「觀音餅」的食品。其他如「羅漢果」、「羅漢參」、「羅漢菜」、「佛跳牆」（一道粵菜）、釋迦（台灣水果，又稱番荔枝、佛頭果）等等「亦復如是」。另外，中國的很多地名，也都是佛教術語，比如上海的真如路、七寶鎮；河南偃師市（玄奘故鄉）的唐僧寺村、佛光鄉；青島的華嚴路、仰口路。最後，很多人的名、字、號也都是佛語，大家比較熟悉的比如：

王維（七〇一—七二六，唐代詩人，字「摩詰」。《佛說維摩詰經》）
唐伯虎（一四七〇—一五二三，號「六如居士」。《金剛經》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）

柳如是（一六一八—一六六四，「如是我聞」）
羅迦陵（一八六四—一九四一，哈同之妻。迦陵頻伽鳥）
聞一多（聞家驊，一八九九—一九四六。「一多相即」，「一即多，多即一」）
蘇曼殊（一八八四—一九一八。曼殊室利，文殊師利，文殊菩薩）
梁波羅（電影演員，曾主演《51號兵站》。「般若波羅蜜」）

我們之所以能夠在日常用品的名稱、地名和人名中常常見到佛教的語詞，那是佛教人間化最有說服力的證據，因為所謂的「人間」，其基礎不就是由人、人所生活於其中的地方以及人日常所用的東西所構成的嗎？最後，我想說點宗教比較上的事以結束本文，並拋磚引玉以引發思考，那就是：

1. 如果就漢語詞源來說，那基督教的「福音」絕對要比佛教的「觀音」更為有意義，因為我們中國人講「五福臨門」，講「福德」，講「福報」，這「福」字多好多吉祥啊！遠非「觀」字能望其項背，然而，在宗教以外的日常生活中，「觀音」就是比「福音」更為讓人感到熟悉和更有親切感，這是為什麼呢？

2. 差不多是同樣的道理，基督教的「上帝」一詞，在中國古書中就有，所謂「昊天上帝」是也，乃是正兒八經的一個漢語詞彙，但是「佛」這個詞，純粹就是一個音譯詞，本來沒有什麼具體的意義，然而現在你看，我們中國人對「佛」顯然要比對「上帝」更為熟悉更為有親切感，這又是為什麼呢？

答案只有一個，那就是「佛」和「觀音」在中國已經「人間化」了，一如住在我們隔壁的大爺大媽，而「上帝」和「福音」就還遠不是那麼一回事。也許，它們在西方已經是那麼一回事了。阿彌陀佛！